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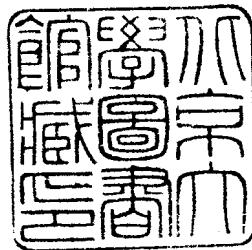
二十五別史

繹 史

齊魯書社

二十五別史

繹 史



齊魯書社

序

《繹史》百六十卷，今靈陽令鄒平馬侯所譔。計為部有五：首曰太古部卷十，次曰三代部卷二十，又次曰春秋部卷七十，又次曰戰國部卷五十，合其末之十卷曰外錄部者，共百六十卷，而編成，統名之曰《繹史》。而因前侍御八寶喬公緘視予屬為其敘。予啟而讀之，幾兩月而業始卒。乃喟然嘆曰：嗚呼！斯文之在天壤，猶日月也，歷終古而常新。猶江河也，逮尾閭而愈大。謾聞小生，少見多怪，動謂古今人不相及，豈不謬哉！試以秦後所稱經世大典言之，自漢而後有略，漢以前無有也。自晉而後有部，晉以前無有也。自唐而後有典，自宋而後有目，唐與宋以前無有也。自元而後有考，自明而後有補，元與明以前無有也。迄今而《繹史》復出矣。以一人攬百世之奇，以十年窮三才之業。試取漢略、晉部、唐典、宋目、元考、明補，與《繹史》相衡，古今人果不相及否也。予讀之，善其獨勝古人者有四焉：一曰體製之別創也。編年之例，肇自丘明，荀氏而下，莫之能易。晉《乘》、越《絕》、楚《檮杌》無論已。馬侯舉例發凡，惟以事為經，而不襲夫繫月繫時之故，其獨勝者一也。一曰譜牒之咸具也。年月之表，起自司馬，范曄而後，

莫之能述。三國、六朝、五代無論已。馬侯鱗次眉列，兼以圖佐表，而一洗夫有學無問之陋，其獨勝者二也。一曰紀述之靡舛也。書以漢紀而上述犧年，志繇宋名而汎取鳥紀，顧名思義，究何居焉？《繹史》則上遡太皞，下訖亡秦，紀事紀人，總以首尾為疆畔，其獨勝者三也。一曰論次之最覈也。中壘著書，僅有題署；承旨作史，并絕贅疣。知人論世，不太略歟？《繹史》則文成踰萬，其旨盈千，或奪或予，遂以筆舌為袞鉞，其獨勝者四也。至於萬千百國十有二代之間，大而洪荒剖判之繇，小而名物訓詁之譏，與夫貞元運會之乘除，皇帝王霸之興廢，陰陽淑慝之消長，禮樂兵刑之因革，以迄日蝕星隕水流山峙之篇，金生粟死仰驕俛替之說，若內若外，或事或文，莫不網羅囊括於百六十卷之中。控六籍，吞百家，駕九流，跨四部，辟之水然，漢略，崑崙也。晉部、唐典、宋目、元考以迄明補，龍門積石太史馬頰也。當吾世而《繹史》乃出，其真尾閭矣乎！其真尾閭矣乎！或曰：以經為史，可歟？曰：奚不可？夫唐虞作史而綜為經，兩漢襲經而別為史，蓋經即史也。或曰：以子為史，可歟？曰：奚不可？夫諸志史也而錯以經，小學經也而錯以子，故子亦史也。或曰：以箋傳為史，以薈粹為史，可歟？曰：是則有間，然如顏馬之註漢註史，杜鄭之為典為志，亦孰非與史相表裏者？嗚呼！以史為史易，以經為史難。以經為史易，以子為史難。以經為史、以子為史猶易，以箋傳為史、以薈粹為史則尤難。遠紹旁搜，不知《繹史》所得，視漢唐諸人孰多乎？夫作者之謂聖，述者之謂明。書契以還，屈指有幾？兼時之興喪或殊，則道之隆污頓異。此

秦楚之際，甫經烈焰，而聖經賢傳，累世而不復。沿及東漢，乃有欲發冢而求書者，蓋深痛夫一炬之為禍也。或曰：使祖龍之焰不噓，以待馬侯今日之搜討，則《繹史》當更勝。是又不然。夫三古之世，所稱文浮於質，莫如周。然仲尼觀史，必適周而始得。韓宣子、季札觀《易》象、觀樂，必聘魯而始得。而楚左史倚相，僅能讀《三墳》、《五典》、《八索》、《九丘》之書，世主遂詫以為奇。則九皇之初與七雄之末，載籍之繁簡又可知也。雖使秦之儒不坑、書不燬，聖經賢傳當亦未能遠過於今日矣。且使先民作述，纖悉無遺，又安用後死者為？惟是秦焚楚火言湮事軼之後，而能從百世以下摘抉蒐獮，使茫茫墜緒燦然復著於斯世，與未燒無異，乃見馬侯之有造於斯文不細耳。予夙有汲古癖，於史尤甚。每有異同，輒形論著，然大抵史乘一家言耳。自讀《繹史》，然後知天地之大、識宇宙之全。因嘆世之才人魁士，其神智意匠愈出而愈勝，迥如江河之走大地而日月之耀終古，固非世代所能囿也。乃世人猶往往操不相及之說，是則蟪蛄芝菌之儔，未足與之商春秋辨晦朔者，其可一笑置之已矣。予曩未識馬侯，今以喬公之命，獲附名其間，豈非幸邪？第齒衰思落，未能發明作者之旨趣，且喬公文章理學有識共仰，而獨以叙屬予，予滋愧矣。非特愧馬侯，並愧喬公矣。馬侯前理淮陰，今作宰靈陽，皆有冰蘖聲，喬公數為予言之。學古有獲，不其然乎？第予猶有謁於馬侯者，昔北地欲槩蔚宗而下益其褒貶，弇州欲挈子長而上予之刪潤，亦鬢鬢《繹史》之義。而兩公之志皆未逮，後人亦卒未有能成之者。馬侯其有意乎？倘能賈其餘勇，

自《繹史》外，更取二十一朝之史，事經文緯，州次部居，以為後勁，庶幾經國之大業，俯垂來許，上睨千古而無餘憾也哉。

時康熙九年歲次庚戌仲春上灑之吉，年家治弟李清頓首拜題於澹寧齋。

徵 言

原夫載籍浩博，貴約束以刈其煩；羣言異同，宜臚陳以觀其備。驥少習六藝之文，長誦百家之說，未能淹貫，輒復遺忘。頃於《左氏春秋》篤嗜成癖，爰以叙事易編年，篇目一百，各附以論。辯例圖譜，悉出新裁，讎正舊失，數易稊而成書，謬為同志所欣賞矣。辯例三卷，圖表一卷，隨筆一卷，名氏譜一卷。庸復推而廣之，取三代以來諸書，彙集周秦已上事，譏為《繹史》。是分五部：一曰太古，三皇五帝計十篇。二曰三代，夏、商、西周計二十篇。三曰春秋，十二公時事計七十篇。四曰戰國，春秋以後至秦亡計五十篇。五曰外錄。紀天官地志名物制度等計十篇。大凡一百六十篇，篇為一卷。篇帙多者分為上下，或分為四五，用《漢書·五行志》之法。紀事則詳其顛末，紀人則備其始終。十有二代之間，君臣之蹟，理亂之由，名法儒墨之殊途，縱橫分合之異勢，瞭然具焉。紀事雖止於秦末，而采書實下及梁陳。事則無微不悉，文則有長必收。除列在學官四子書不錄，《論語》、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孟子》，士子卯角誦習，故一概不錄。若夫五經，並麗陳常，士或偏治其一，不復旁通，抑且考校得失，多所發明，今盡取之。經傳子史文獻攸存者靡不畢載，《周易》、《尚書》、《毛詩》、《周禮》、《儀禮》、《禮記》、《左傳》、《公羊傳》、《穀梁傳》、《爾雅》、《孝經》、《大戴禮記》、《國語》、《戰國策》、

《鬻子》、《老子》、《列子》、《莊子》、《文子》、《管子》、《晏子》、《荀子》、《韓非子》、《商子》、《慎子》、《尹文子》、《公孫龍子》、《鄧析子》、《墨子》、《呂氏春秋》、《孫武子》、《吳子》、《三略》、《司馬法》，以上全書具在，或取其事，或取其文，或全錄，或節鈔。若屈原、宋玉諸騷賦，則取之《楚辭》、《文選》等書。傳疑而文極高古者亦復弗遺，如《神農本草》、《黃帝素問》、《陰符經》、《風后握機經》、《山海經》、《周髀算經》、《穆天子傳》、《逸周書》、《竹書紀年》、《越絕書》之類，皆未必果出當年，要亦先秦遺書。至夫《莊》、《列》寓言，事雖不信，文亦奇矣。真贗錯雜者取其強半，如《鬼谷子》、《尉繚子》、《鵩冠子》、《家語》、《孔叢子》之屬，或原有其書而後世增加，或其書脫遺而後人補竄。又如《管》、《莊》之書，亦非盡出管、莊之手。附託全偽者僅存要略而已。如《三墳》、《六韜》、《亢倉子》、《關尹子》、《子華子》、《於陵子》之類，皆近代之人依名附託，鑿空立論，淺膚不倫，姑存一二。漢魏以還，稱述古事，兼為采綴，以觀異同。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、《後漢書》、《白虎通》、《風俗通》、《淮南子》、賈誼《新書》、陸賈《新語》、劉向《說苑》、《新序》、《韓詩外傳》、《春秋繁露》、王充《論衡》、桓譚《新論》、劉晝《新論》、王符《潛夫論》、徐幹《中論》、《顏氏家訓》、《吳越春秋》、《華陽國志》、王嘉《拾遺記》、干寶《搜神記》、任昉《述異記》、東方朔《神異經》、劉向《列女傳》、張華《博物志》、崔豹《古今注》、揚雄《法言》、桓寬《鹽鐵論》、焦氏《易林》、《抱朴子》、許氏《說文》、《文心雕龍》、《刀劍錄》、《鼎錄》、《十洲記》、《高士傳》、《列仙傳》、《神仙傳》、《列異傳》、《錄異記》、《異苑》、《方言》、《釋名》、《文中子》，以上諸書，去古未遠，采取詳略不同。自隋以後，例概不收。若乃全書闕軼，其名僅見；如《黃帝內傳》、《出軍訣》、《泰壹雜子》、《軒轅本記》、《大禹岳瀆經》、《師曠占》、《歸藏》、《尚書大傳》、《太公金匱》、《太公陰謀》、《周春秋汲冢瑣語》、《師春》、《春秋少陽篇》、《韓詩內傳》、《玄中記》、《列士傳》、《丹壺書》、《衝波傳》、《子思子》、《公孫尼子》、《申子》、《尸子》、《范子計然》、《龜子》、《隨巢子》、《胡非子》、《田俅子》、《魯連子》、《燕丹子》、《王孫子》、《闕子》、《金樓子》、《正部》、《孝子傳》、《三將錄》、劉向《別錄》、《氾勝之書》、《喪服要記》、《琴操》、《琴清英》、《古今樂錄》，此等或真或偽，今皆亡矣。緯識諸號，尤

為繁多，七緯者，《易》則《乾鑿度》、《稽覽圖》、《坤靈圖》、《通卦驗》、《是類謀》、《辨終備》，《詩》則《含神霧》、《推災度》、《汜歷樞》，《尚書》則《璇璣鈐》、《考靈曜》、《刑德考》、《帝命驗》、《運期授》，《春秋》則《元命苞》、《文耀鉤》、《演孔圖》、《運斗樞》、《感精符》、《合誠圖》、《考異郵》、《保乾圖》、《漢含孳》、《助佐期》、《握誠圖》、《潛潭巴》、《說題辭》，《禮》則《含文嘉》、《稽命徵》、《斗威儀》，《樂》則《動聲儀》、《稽耀嘉》、《叶圖徵》，《孝經》則《援神契》、《鉤命訣》，以上並立名詭異，而託諸孔子，起自漢哀平之際，皆附會也。此外又有《尚書中候》、《春秋內事》、《命歷序》，《論語摘輔象》、《撰考識》，《河圖握拒》、《玉版》、《挺輔佐》、《括地象》，《洛書靈准聽》、《龍魚河圖》、《遁甲開山圖》，《論語隱義》，名目紛紜，不能悉載。則取諸箋注之言，類萃之帙，雖非全璧，聊窺一斑。《十三經注疏》、《史記索隱》、《正義》、《漢書注》、《後漢書注》、《三國志注》、王逸《楚辭注》、酈道元《水經注》、六臣《文選注》以及《左》、《國》、《世說》等注，其旁證尚論存古最多。至類書則杜氏《通典》、白孔《六帖》、《初學記》、《藝文類聚》、《冊府元龜》、《太平御覽》、《太平廣記》、《文獻通考》、鄭氏《通志》、《玉海》、《說郛》、《事類合璧》、《天中記》、《事文類聚》、《錦繡萬花谷》，其引用古書名目，今多未見，或聯載數語，或單存片言，今皆收之。又百家所記，或事同文異，或文同人異，即如《左》、《國》、《公》、《穀》，序事各別，是事同文異也。麥丘邑人之祝，或曰桓公，或曰景公；舟人鴻鵠之對，或為晉平公，或為趙簡子，是文同人異也。劉向、韓嬰等所記，尤往往相亂。至諸書用字不同，悉依原本，如《公羊》“殷脩”“穀梁”作“鍛脩”，“無駁卒”“穀梁”作“陔”，“齊人殲于遂”《公羊》作“灤”，此類甚多。《周官》“法”皆作“灤”，三《禮》“徧”多作“辯”，《呂覽》“僅”或作“覲”、“期”或作“旗”，《莊子》“居”或作“姬”，此各書用字之異，不可更也。互見疊出，不敢偏廢，所謂疑則傳疑，廣見聞也。事屢見而辭不同，亦並收之，如楚莊王大鳥之喻，介子推龍蛇之歌，皆四五見矣。或謂事無甚異，不必兼存者，然如《公》、《穀》二《傳》，其不同在隻字之間，將何者可廢？且管韓著書，亦多有一事兩載者，古之人固有取乎爾也。余積思十年，業已譏集成書，獨是僻處下邑，學識固陋，未免搜羅有限，疏漏貽

譏。仰祈海內博雅君子，或家傳鄴架，或腹號經笥，或遊通都大邑，曾見遺書；或從館閣中祕，鈔來副本，幸郵致以篇章，及指示以名目。即如《世本》一書，後人不過轉相引用，蓋必失之久矣。至若皇甫謐《世紀》、譙周《古史考》，宋元人猶及見之，豈今已亡？且天下不知名之書必多矣。至金石遺文，今所習見，不過《考古圖》、《博古圖》、諸銘及《石鼓詩》、《詛楚文》、《岣嶁》、《堯母》、《叔孫敖》、《季札》等碑而已，恐不及見者尤多。與夫碎細小品，若師曠《禽經》、甯戚《相牛》、朱仲《相貝》之流，大凡有助此書者，並求教益。倘獲一言之贈，奚啻百朋之遺。謹惠瑤函，罔私祕枕，無任鵠立以俟。

鄒平後學馬驥拜手敬啟。

繹 史

(一)

[清] 馬 驥 纂

劉曉東 周德鈞

彭忠德 孫言誠

戴和冰 侯仰軍

北 海

點校

繹 史

(二)

[清] 馬驥 纂

劉曉東 周德鈞

彭忠德 孫言誠

戴和冰 侯仰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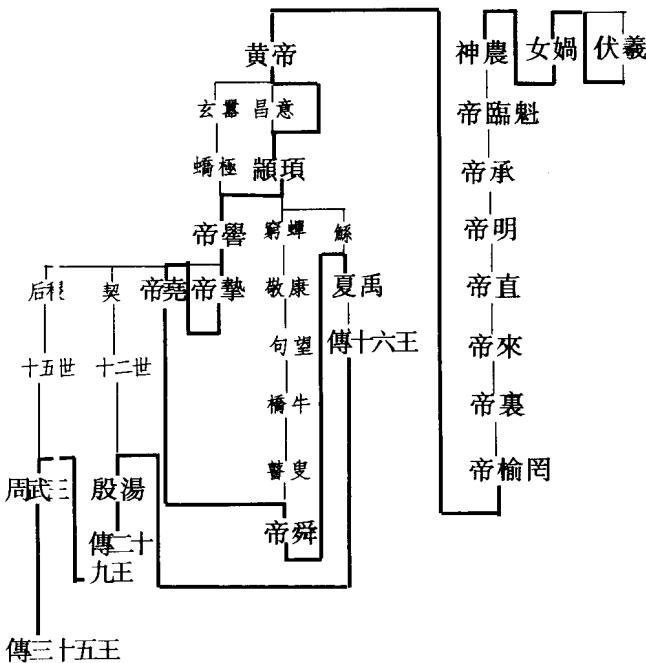
北 海

點校

繹史世系圖

司馬子長作《史記》，有表無圖。夫圖誠不可闕也。古者左圖右史，蓋史須繁文而後備，著之為圖，則較若列眉矣。後之人不善為圖，并古人圖籍湮沒不傳，惜哉！驃纂《繹史》，述太古以迄亡秦，為譜世系於簡端，俾觀者考究焉。若夫經制之詳，疆理之灑，天官地輿之形，名物器數之式，今昔異宜，因革殊規，非圖莫顯，則各附諸篇之中。敢曰得古人之精微，庶幾里鼓南車之一助云爾。帝王傳授總圖一。太皞世系二。炎帝世系三。黃帝世系四。少皞世系五。高陽世系六。高辛世系七。陶唐世系八。有虞世系九。夏世系十。殷世系十一。周世系十二。魯世系十三。齊世系十四。晉世系十五。宋世系十六。衛世系十七。鄭世系十八。秦世系十九。楚世系二十。陳世系二十一。蔡世系二十二。曹世系二十三。杞世系二十四。吳世系二十五。越世系二十六。莒世系二十七。邾世系二十八。滕世系二十九。薛世系三十。許世系三十一。諸小國世系三十二。燕世系三十三。趙世系三十四。魏世系三十五。韓世系三十六。田齊世系三十七。

帝王傳授總圖一凡傳位例用大系，傳世例用小系。已下諸圖放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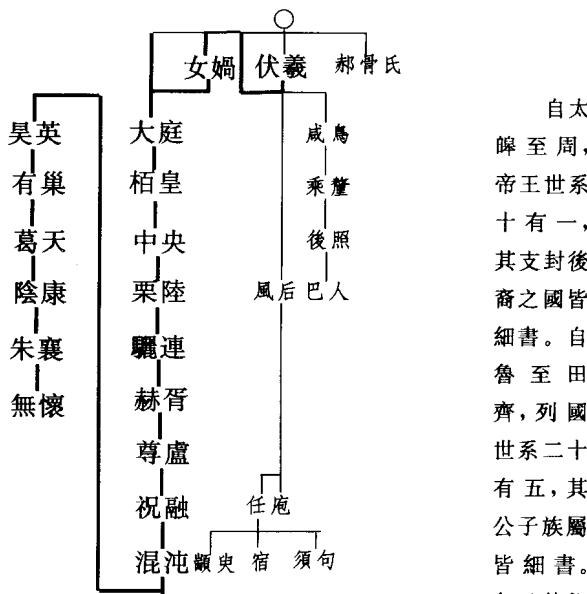


按司馬貞補《史》，以伏羲女媧神農為三皇，《史記》以黃帝顓頊帝堯帝舜為五帝，自黃帝以至三王，皆同族異號。今依以為圖。然黃帝下當有少皞，而帝舜不宣祖黃帝，皆史遷之疏也。說見本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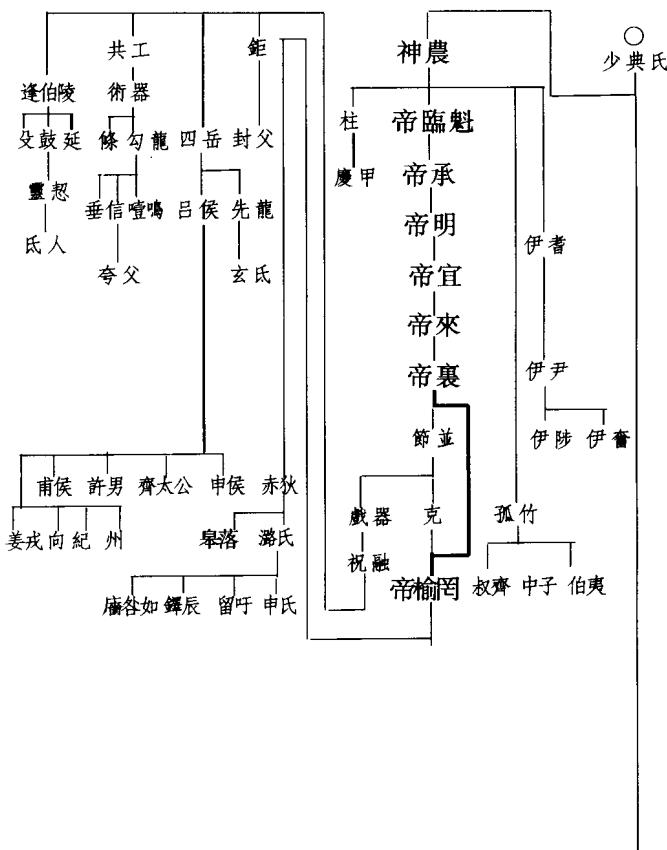
太皞世系二

按

《帝王世紀》，自女媧氏至無懷氏皆襲庖羲之號，今以為圖。然《漢書·古今人表》，大庭以前有容成氏，朱襄在葛天前而無祝融，則與此不同。《路史》謂大庭諸氏皆在伏羲前，偽《三墳》以為皆伏羲臣名，尤不可從也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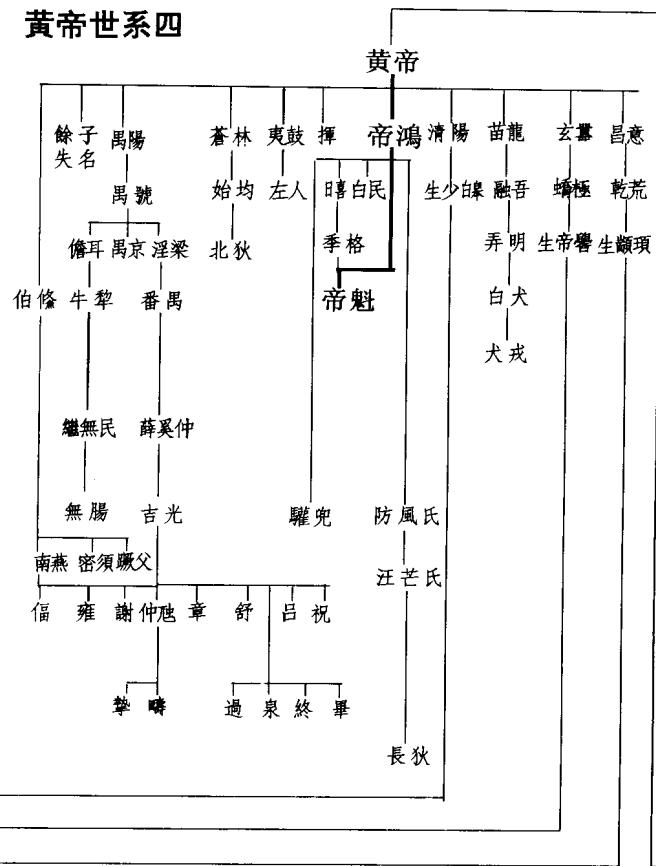
炎帝世系三 炎、黃二帝皆少典氏後。



譙周云：伯夷掌四岳封呂，非也。按《書》帝咨四岳，僉舉伯夷，自非一人。韋昭曰：伯夷，四岳之族。或曰：即噎鳴也。

按《通鑑外紀》炎帝八世，今依以為圖。《帝王世紀》帝承在帝臨之上，《路史》分臨魁為二人，其帝柱、帝節莖、帝克、帝戲、帝器亦皆為君，共十六帝也。諸說各不同。又按帝裏或作帝哀，亦作帝居。末帝榆罔，《漢書》謂之參盧。

黃帝世系四



按杜預註，帝鴻即黃帝也。而《路史》云：嗣立之帝，是為帝休。緯書復有玄孫帝魁。《國語》曰：黃帝之子二十五宗，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。姬、酉、祁、己、滕、歲、任、荀、僖、姞、嬃、依是也。《外紀》云：元妃嫫祖生昌意、玄囂、苗龍；二妃女節生休及清；三妃彤魚氏生揮及夷鼓；四妃嫫母生蒼林、禺陽。餘子無考。《史記》云：嫫祖生子，一曰玄囂，是為青陽。二曰昌意。《帝王世紀》云：夷鼓一名蒼林。《漢書》云：黃帝之子清陽，其子孫名摯，是為少皞。所見各不同。